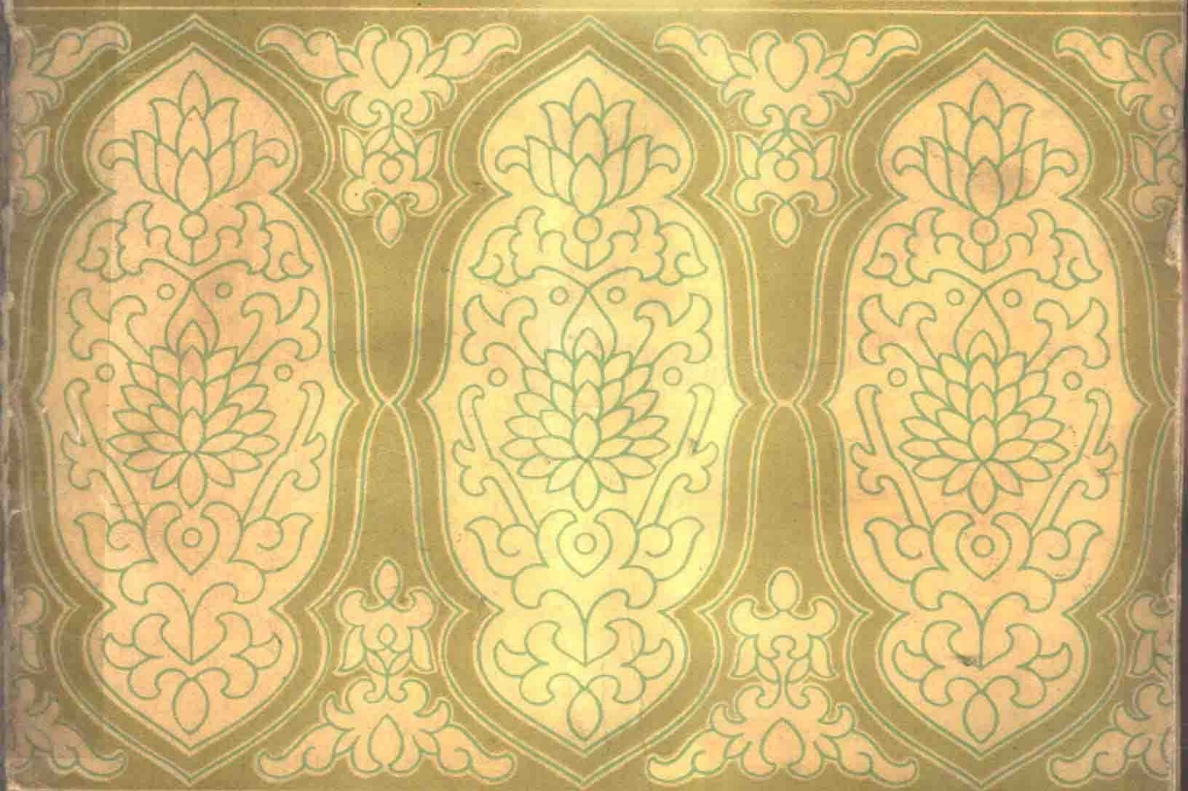


格薩尔



格薩爾

4

青海省民間文學
研究會翻譯整理

上海文藝出版社

章西厓 装帧
朱乃正 插图

格 薩 尔

(霍岭大战上部)

翻譯整理者 青海省民間文学研究会

*

上 海 文 艺 出 版 社

上海永嘉路 25 弄 8 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 094 号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

开本：850×1156 毫米 1/32 印張：23 9/16 插頁：16 字數：467,000

1962 年 5 月第 1 版

196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統一書号：10078·1962

定价：(八) 2.65 元

序 言

青海，是一个多民族地区，而藏族則是这里少数民族中历史比較悠久，文化比較发达的民族。它有較多的人口，較完备的文字，也有較丰富的文学遗产。

藏族的文学有书面的，也有口头的。书面文学，就其內容或性质，似乎又可大致区分为經典文学和世俗文学。

由于宗教的盛行，經典文学在藏族文学中占有很大比例，也有很大影响。这类文学作品的宗教色彩非常濃厚，很多簡直就是經文，然而也有很多不涉及宗教而具有一定文学价值的作品。如《丹珠尔》与《甘珠尔》經中的很多神話、傳記，《格丹格言故事》中的不少故事及寓言和《米拉日巴傳》等都是。对于这些作品，广大群众都非常喜爱。

世俗文学，可以說是直接从經典文学中蜕变而来的。虽有很多仍带有宗教色彩，內容也并不都是表現劳动人民生活的，然而較之前者，毕竟“世俗”气味濃厚一些。世俗文学的体裁是丰富多采的：一种是傳記和傳奇，这类作品的文字接近口語，題材大多是一些佛教兴替及国王貴族的傳略，英雄人物的經歷及某些历史事迹的演繹，如《狂人傳》、《唐东杰保》以及

《郑宛达哇》、《青年达美》等。再一种是小说、故事。小说在藏族文学中似乎并未形成一种独立的形式，然而不少作品无论在情节上、语言上、形象上及典型上却具有小说的雛形。这类作品很多，如《甲仓拉莫记》、《狸猫母子雄辯记》、《藏王松贊干布迎娶文成公主的故事》、《猴鳥故事》，以及一些寓言和神話等。另一种是詩歌。詩歌由于容易记忆和歌唱，群众极为喜爱，他們随时随地即兴創作，因此，它在藏族文学中也甚为发达。这些詩歌，虽未見专门的集子，但却往往散見于各种經籍和說部中，如书中卷头的贊歌、文中的偈語、結尾的禱詞等，都属于这类。詩歌的种类甚为繁多，有抒情的，有記事的；有史詩，也有贊頌；有长篇的，也有短小的，如《十万頌》、《薩迦格言》等。还有一种是文学論著，我們往往看到論述修辭、文学訓詁及《詩品》一类的作品，这类作品虽未見有很多专门集卷，然而还是可以找到不少的。

如果說书面文学主要創作或翻譯于上层知識分子及宗教学者之手，那么口头文学則是广大群众的創作。广大群众正是根据自己的社会生产和生活实践，根据自己对周圍客观现实的理解，来用这种口头的創作抒发自己的情感与愿望的。他們的生活經驗与聰明才智，使他們具有无限的創作才能和創作源泉，我們可以随时随地发现他們創作的故事、寓言、詩歌、童話、諺語、說詞、舞曲、笑話……这些作品，大多出于群众独創，也有一些是对某些书面文学作品創造性的轉述与演繹。但是不論如何，藏族民間的口头文学較之书面文学是更加丰富，更具特色，更加具有艺术感染力和更加值得重視的。

在这里，我們着重說一下《格薩尔》。

《格薩尔》是一部极著声名的藏族民間史詩。它通过一系列的形象，描繪岭国的一个穷孩子（据說系天神降生）如何在一个奇异的境界中誕生，并在以后成为雄獅大王。这位大王有自己众多的保护神，也有自己奇妙的随身宝；他相貌超群，神通广大；既能变幻形体，又能預卜先知；他不但极端聪慧博識，无比勇武雄强，而且具有爱国爱民、舍己为人的品德；他在事业上有极大的能力，在人民中有崇高的威望。在他的統領下，岭国牧民經過曲折困苦的环境，战胜了各种妖魔鬼怪，打敗了强大的敌人——魔国、姜国、霍尔等部，終于使自己过上太平的日子。在这一故事里有对藏族地区风光的細致描繪，也有古代社会风俗的直接反映；有对社会黑暗的憤怒控訴，也有对百姓的同情热泪；有狂烈的战争場面，也有纏綿的爱情插曲；有人民对未来的憧憬，也有对英雄的欢唱；有处世济人的格言，也有解頤沁心的妙語。在书里，虽然始終以格薩尔这位主人公为中心，对他作了极多的，甚至是荒誕的刻划，使他具有天神般的形象，然而在神話的外衣下面，却貫串着古代藏族人民的活動綫索。对格薩尔力量的頌揚，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对人民自己力量的贊揚；格薩尔的經歷，实际上也就是人民的經歷的幻化。毛澤东同志說：“神話中的許多变化……乃是无数复杂的现实矛盾的互相变化对于人們所引起的一种幼稚的、想象的、主觀幻想的变化。”¹ 这是完全正确的。

1 見《毛澤东选集》第一卷，一九五二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三一九頁。

《格薩尔》是一部很有影响的作品。它不仅在藏族人民中普遍流傳，也广泛流傳于其他民族如蒙古及撒拉等族人民中，并带上了其他民族的特色。藏族人民几乎没有一个人不知道《格薩尔》。“每一个岭国人的口头，都有一部《格薩尔》”，这句諺語正好說明了它风行的程度。民間讲故事，很多都与《格薩尔》有关，甚至就直接是《格薩尔》的引申；很多繪画以《格薩尔》为藍本；一些舞曲以《格薩尔》为主题；一些雕刻以格薩尔为形象。

《格薩尔》的流傳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彈唱是最主要的形式。很多“中肯”——民間艺人，都以說唱《格薩尔》为职业，他們带着自己的琴弦（甚至与格薩尔有关的画軸），从一地流动到另一地，自彈自唱换取牧民的报酬。他們不但为广大的劳动群众說唱，而且也為上层階級說唱（有些上层階級就專門收養說唱《格薩尔》的人）。在說唱中，他們随时根据听众的不同，当时的环境以及自己的記憶，增减內容、变化細節。在說唱的时候，他們不但力求語言通俗，而且往往根据故事的情节、人物的性格变换曲調，使喜怒哀乐，激动听众。由于《格薩尔》的主题鮮明，使說唱艺人拥有无数的藏族听众，而由于說唱艺人的表演魅力，又使《格薩尔》更具广泛的影响。可以說，民間艺人不仅是《格薩尔》的集体傳播者，同时也是使《格薩尔》不断丰富、不断提高的創作者。

說唱之外，流傳的另一方式就是手抄本和手刻本。我們看到，在藏族地区有不少專門的职业抄书家，他們苦心钻研自己的这一业务，各自形成独特的抄、刻风格。牧民們往往象請

貴賓那樣，請他們到自己的帳房里，安坐抄寫，抄成以後，酬以相當的錢物。有的雖不必請來，也往往與抄刻家洽商，給予幾個月甚至幾季的生活費用而換取抄本。此外，當然也有購買或自抄的。就這樣，《格薩爾》的抄本在很多地區流行了起來。有些抄本錯字掉句，比比皆是，而且同一故事出現了混亂或不同的抄本。然而儘管如此，人們仍在爭相傳抄并珍藏在自己的箱櫃或夾牆內，作為他們的鎮家之寶，世代相傳。甚至有以十五頭牦牛或數箱茶葉而不願換出的。這種抄本，不但在牧民中流傳，即在寺廟誦經的僧侶們中也有傳閱的。

此外，如前所述，各地方的繪畫及其他藝術表現等，也對《格薩爾》的傳播起了相當的作用。

《格薩爾》的篇幅極為宏偉。據說多至三四十部，字數在五六百萬以上。它的巨大篇幅、動人情節及在群眾中的深遠影響，引起了藏族學者的注意，也吸引了國內外很多人的重視。我們的任務是在前人有益的工作基礎上繼續努力，取得更大成績。

《格薩爾》的作者是誰，曾是一些人最感興趣的問題之一。有些人看到《格薩爾》抄本、刻本的流傳及某些人的個別記載，曾認為它是某個人的書面創作，甚至認為是一位名叫却博伯的喇嘛所寫，或者是一位稱作多仁賽群的文人所寫。這種論斷，也許有他們的根據，也許確曾有那麼個人寫了《格薩爾》。然而考慮到現行的抄、刻本很不統一；在情節的結構及詳略上，各地區、各時期都有很多出入；所有的抄本都沒有著者的姓氏；有的流行本甚至公然在它的後記中聲明是幾種不同本

子的綜合；很多說唱藝人在傳播《格薩爾》的過程中總是因地因時因人（听众的不同）而機動地善自變通情節等情況，我們不妨說，他們的稿本可能是最初的，但也可能是他們根據民間傳說加工而成的。高爾基說的好：“只有集体的絕大力量才能使神話和史詩具有至今仍不可超越的、思想與形式完全調和的美。而這種調和也是因集体思維的完整性而產生的……”¹因此，我們說，《格薩爾》是民間的集体創作。它主要地是民間文學，同時在書面文學中也具有很高的地位。

《格薩爾》產生在什麼時候？這是人們注意的另一個問題。有說產生於公元六、七世紀的；有說產生於十七世紀初的；有說出現於其他某個世紀的。如此等等。

文學作品是特定時代、特定社會生活和社会本質的真實反映。究明作品產生的時代，對理解作品的全部問題，對如何批判地繼承這部傑作，都具有很大價值。然而徹底解決《格薩爾》的時代問題，需要歷史學家、語言學家、民族學家、地理學家、佛學家及文學家們的通力合作；需要從作品的語言、形象，作品中所表現的社會風俗習慣、生活用品、社會制度、生產水平……等方面去全面的加以分析，任何執於一是，都會謬之千里的。現在流行的《格薩爾》，既然說是民間創作，並且經過各時代的文人、藝人的變動，那麼，可以設想：它可能保留某個時代的某些特征，而同時也必然打上各個時代的烙印；它的初稿可能產生於某個時代，然而它的現稿卻不免是由作品產生至

¹ 見《蘇聯民間文學論文集》，一九五八年，作家出版社版，第七十五頁。

今的整个历史时期的积累和反映。它有各种本子，似乎已趋定型，然而它在說唱艺人口中及抄、刻本中的改动，却又說明它的創作过程仍在进行。因此，不能抹煞探索作品的最初产生时代对文学史研究的一定意义，然而为了真正了解它的产生和形成，还必须从历史的整个发展过程去把握。

由于对《格薩尔》著者及时代背景的注意，一些人对作品的主人公的真实問題发生了不小的兴趣。有人以为格薩尔是汉族的关羽；有人以为是宋时的唃斯罗；有人以为是古代羅馬的凱撒大帝；有人以为实有其人，但未知是誰；而另一些人則以为格薩尔其人純属虛构。我們說，与其把格薩尔作历史人物的类比与附会，不如把他設想为文艺創作的典型，設想为历史现实人物的艺术的綜合。也許在人民創作过程中，有意无意間模仿了某个历史人物；摄取了某些历史事件，把他們作为自己的“模特儿”，因而有意在格薩尔身上，在格薩尔的事迹中，放进了某些属于某个历史人物和某些历史事件的某些特征或印迹，然而这絕不是刻板翻印，而是他們在不同时代的演繹；不同时代的抽象和不同时代、不同地区的概括。說格薩尔是沒有任何“模特儿”的虛构，說他沒有体现任何历史人物的个性与任何历史事件的模拟，恐怕不大可能，这将导致对格薩尔个性的抹煞。反过來說，視格薩尔其人、其事就是某个历史人物和事迹的照抄或拓本，致把这种个別的东西絕对化，使之失去了典型意义，显然也未必正确。应当說，《格薩尔》是个別历史人物、个別历史事件与一般历史人物、社会生活的結合，是个別与一般的統一。

对《格薩尔》的文学估价，也曾在一些人中引起了不同的反映。有人说它是属于歌颂帝王的反动作品一类；另一些人說它是鼓吹战争的乐章；有人又說它不过是人们的无稽之谈；而另一些人則說《格薩尔》是人民英雄的赞歌，如此等等。我們欢迎一切具有不同观点的人从不同角度对这一作品进行研究，这对正确地继承遗产是有好处的；我們也不忙在各种問題上勉强求得一致的結論，大家尽可以继续深入探討。我們所要強調指出的是毛澤东同志的下述指示：

“文艺批評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任何阶级社会中的任何阶级，总是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的。……无产阶级对于过去时代的文学艺术作品，也必须首先检查它們对待人民的态度如何，在历史上有无进步意义，而分别采取不同的态度。……处于沒落时期的一切剝削阶级的文艺的共同特点，就是其反动的政治内容和其艺术的形式之間所存在的矛盾。我們的要求則是政治和艺术的統一，内容和形式的統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統一。”¹

这是研究任何作品，也是研究《格薩尔》的唯一正确方法，我們必須照这个指示办。

《格薩尔》的主人公格薩尔出身清苦，他童年时代名字就叫作“覺如”（穷孩子），他的家庭被領主驅逐，迫于饥寒。他的母亲和妻子曾亲自挤奶、拣牛粪，而他自己也亲自放牧、揉皮

¹ 見《毛澤东选集》第三卷，一九五三年，人民出版社版，第八六九——八七一頁。

子，以挖掘蕨麻、掏取地鼠度日。他的困苦生活，实际地培育着他同情劳动牧民的强烈感情，他的这种同情心鼓励着他的远大抱负。他曾愤激地说：“世上妖魔害人民，抑强扶弱我才来”；“我要革除不善之国王，我要镇压残暴和强横”。他请求白梵天王“赐给凌空而飞的骏马，斩绝仇敌的大刀”，他把“扶助弱小压强权”当作了自己的终生誓言，他说：“除了贫民的公敌外，格萨尔并无私仇人，除了黑头藏民公共法度外，格萨尔自己并无私法度”，他真的这样作了。他辛辣地讽刺那些高官显达，深刻地揭露那些封建领主，他彻底地消灭了一向被人视为不可触犯的地狱，以他的九十九节大钢鞭吊打了老鼠精变的閻罗王，（在统治者看来，这是多么亵渎啊！）释放了许多无辜受罪的灵魂；他严厉地惩治了那些用“一百个大人作早点，一百个孩童作午饭，一百个少女作晚餐”的妖怪；他痛责那个以强逼穷苦儿童狠吃酸奶以至胀死而取乐的妖僧；他打败了拔食孩子舌头的恶人。他这样“嫉恶如仇”的目的，只是为了普通的人民。自然由于时代的不同，它所代表的人民只能具有那个时代的特征，我们不能以无神论要求他们，而他们也并不是现今的集体主义者，然而反抗压迫，向往美好的生活，却是藏族古代人民的阶级利益，格萨尔体现了这些利益。他要当“普通人民的君王，使所有的贵族低头”。他诚然作战很多，然而他不是穷兵黩武，而是为了正义，为了除暴安民；他的矛头不是针对人民，而是直接指向一切敢于残民以逞的社会反动统治者及其万恶的化身——妖魔鬼怪。为了人民，他：

白天不游戏，
夜里不睡眠，
刀剑常磨利，
战马不离鞍。

——《保卫盐海》上部

他维护人民的利益，他听取人民的意见，因此，当拥有十八万户部众的姜国出兵强夺岭国的盐海时，他坚决地组织力量进行抗击。他说：

姜地兵马来犯边，
寸土不让不投降，
花岭大战紫姜国，
为卫公利图自强，
为护岭国救百姓，
为保饭食与民享。

——同上

他的三个“为”字，是多么地铿锵有力！尽管敌人强大凶猛，他却始终坚信人民，坚信正义，终于经过八年的抗战，打败了敌人。姜国大臣唱道：

八年一战又一战，
英雄猛将快死完；

一百八十万兵馬，
于今殘余无一半。

——同上

敌人的哀歌，反过来实际上是对人民力量的贊頌。

格薩尔不主張侵犯別人，但他也反对別人侵犯自己。他說：

不要揮兵去犯人，
但若敌人来侵犯，
奮勇抗击莫后退。

——《霍岭大战》上部

他赤誠地热爱人民。他在征服了北方魔国之后，“把一切殘害人民的苛政和不良的吃人风俗，全部廢除；又把妖魔的財產和駱馬牛羊，都分給穷苦的老百姓。”“使老百姓眞象是撥去烏云，重新見到太陽的光明一样，过上快乐幸福的岁月。”他在出征霍尔王的途中明确地表示：“我不伤害人民好百姓，我要砍死黑心霍尔王。”这里他对敌人和人民区分得多么清楚！他甚至为了人民的意志，竟可以放弃自己的私仇。一个感人的例子是他生擒了杀死自己兄长的霍尔大臣梅乳孜后，准备将他处死，然而霍尔的老百姓却苦苦为之求饒，他竟然就釋放了这个敌人。

与格薩尔一样，他的妻子森姜珠牡，也是一位深受人民的妇女。在藏族的古代社会里，妇女是絲毫沒有地位的，然而在

《格薩尔》里，妇女却以极显明、极正面的身份出现。多謀善断、肯于助人的祁尊姨希；明理識非、富于远見的达薩貝瑪琦珍；智勇兼备、頑强善战的阿姐拉茂等，都以她們各自的特有形象，为我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珠牡的深明大义尤閃射着鮮艳的光彩。她宁愿拒婚大食国王，而嫁給“覺如”。她与格薩尔結婚后，爱情非常堅貞，她并把自己对格薩尔的热爱紧紧地与对人民的挚爱結合起来。岭国被圍，她不禁忧心如焚，心事重重，她似乎忘記了自己的一切，想方設法，拋去任何顾虑，不止一次地写信給自己心爱的丈夫，热望能早日返归以消灭敌人。她在信中說：“国不能保，家不能保，百姓遭受更大的灾难，就是我們夫妻也沒有团圓的日子。”在这里，她忧国、忧家、忧人民、忧丈夫的心情溢于言表，而在这个“忧”字里，却折射了她的爱国、爱家、爱人民、爱丈夫的强烈感情。她被霍尔俘获以后，仍然时刻悬念自己的家乡，悬念自己的人民、自己的丈夫，而对敌人却切齿痛恨，她甚至以喜欢一件用大刀砍在霍尔人头上的玩具，来寄托这种情感。然而当格薩尔平服了霍尔以后，她却又恳切地劝告自己的丈夫：“对于貧苦无罪的人們，要使他們能生活富裕、幸福快乐。”“把霍尔王的財宝都分給穷苦的百姓。”这該是多么崇高的情操！

与格薩尔并肩作战的岭国其他英雄，也莫不具有同样的精神面貌。賈察是格薩尔的哥哥，也是他的战友，他在霍尔入侵时，振臂而起，号召大家：“国家有难，大家要团結起来，同心同德，努力杀敌，爭取为民除害，为国立功。”他說：

百姓有难不去救，
怎能算作英雄汉！

而他真的为人民而战死了。他临死时的一段话是多么感人：

在这地方堆满羽毛箭，
死的英雄象海洋，
他们牺牲为正义，
捍卫岭国保家乡。

英雄死在箭堆下，
千秋万代永发光，
血肉的身体虽然死，
精神永活在世界上。

坐在家中活百岁，
不如为国争光彩。

——《霍岭大战》中部

这真是古代英雄的气度，古代英雄的典范！

《格萨尔》不但细腻地刻画了主人公们的这些历史特质，而且对于他或她们的声音笑貌、服装用具、战马武器、房屋陈设以至周围的自然环境、各种生物，也都作了非常生动、非常夸张的赞颂与描摹，它们似乎也具有人的性格；它们都在尽力

为自己的主人服务；都在发挥各自的智慧和特长。它們是那么地逼真，那么地有生命感，因而使我們亦如对主人公們那样，随着故事的发展，时刻地关心它們；或喜或忧，亦爱亦憎；我們同情，我們激动，我們惋惜，我們与作品中的一切发生着共鳴。

与歌颂以格薩尔为首的人民英雄相反，作品对人民的叛卖者、剝削者却作了极尽能事的嘲弄和淋漓尽致的揭发。在作者們的笔下，領主和背叛者晃同的形象是怎样一个猥瑣、卑賤的典型啊！从这些对反面人物的描繪中，不但有力地衬托了主人公們的偉大形象，而且也透露了作者們的內心世界和思想水平。十九世紀俄国文学批評家杜勃罗留波夫說：“民間文学作品中包含了許多历史傳說：其中反映了人民的世界觀，人民生活和文化程度。”“人民的傳說是判断人民的发展水平的資料之一。”¹我看这是正确的。

不但如此，《格薩尔》中还以相当的笔墨热情洋溢地頌揚了汉藏两族的傳統友誼。作者們将格薩尔的兄长，大英雄賈察霞尕尔安排为汉族的外甥，借此反映汉藏两族間的亲密关系。书中还有趣地描写了格薩尔如何帮助汉族商人在盜寇出沒的藏族地区，平安地經營生意；如何坚决地平定了阻碍汉藏交好的一切惡魔巨奸，开辟交通，設立集市，請看下面这些語句：

內地出的好走馬，

¹ 見《苏联民間文学論文集》，一九五八年，作家出版社版，第一八〇頁、二〇三頁。